

纸上

人间烟火，纸上王国 | 邓安庆 著

王国

这是一部温暖的书，几乎每个字都散发着热量。
那些跃然纸上的人和事，或近或远的记忆，
都缠绕在这烟火氤氲的文字里，悠远绵长。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紙

上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王

國

1955年11月

纸上

邓安庆 著

王国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上王国/邓安庆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162-4

I. ①纸… II. ①邓…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2425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张玉贞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8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62-4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纸上亲人	1
与父同床	3
十年太短	9
与母同行	14
哥哥的七年	20
十三叔	27
奶奶的弹片	34
在她的时间里	38
文姨	44
细姑	50
写小说的三姐	56
花娘	62
拐子妈妈	68
老杨是我兄弟	74

纸上人物 95

出租车女司机 97

走走 102

夏丽红 109

关大侠 118

你怎么杀猪吗? 125

我的理想主义老师 130

虾哥 138

金嗓记 144

故事未遂 156

马路 160

念奴娇 165

夏天 178

旅行 188

菜铺 192

纸上村庄 199

村庄的天际线 201

村庄的时间 206

那时的九月一日 209

悬浮童年天空的星辰 213

跳楼	216
小宇宙	220
疼痛动物园	224
灶边闲谈	228
纸上王国	230
老屋	237

纸上生活	241
------	-----

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它一眼	243
我叫刘武	247
新年快乐	261
归去来	273
母亲卖血记	278
鱼殇	287
明日君再来	291

纸上亲人

与父同床

过年接大姑来家住几天，妈妈说今晚爸爸只能跟你一起挤一下了。爸爸呼噜声大，隔墙都能听得到，排山倒海的气势足够可以赶跑睡意。因此每逢亲戚住家，我都头皮发麻一阵，恨不得耳聋一晚才好。我的床小，两个人睡够挤，我让爸爸睡床里头，自家打的棉被厚墩墩的，爸爸一睡下去，床的一大半都给吃了去，留给我的只有床沿的一小条地方。跟爸爸无甚话可多说，他自一头弓身睡了去；我借着床沿的节能灯看书。不一会儿，爸爸的腿露了出来，我赶紧把小棉被垫在他脚上，而我自己的棉被被爸爸挤得快掉地上了。

一刹那间，觉得爸爸真像个孩子，真是长不大。打开橱柜拿衣服，橱柜门肯定是不关的；脱了鞋子上床，鞋子肯定是东一只西

一只的；就像现在睡在床上，也是怎么舒坦怎么睡，不会考虑我睡的地方快挤没了的问题的……而我习惯在后面关上他开的门，放齐他脱的鞋，尽可能缩着身子，让他睡得舒坦些。好多年，真的习惯了。

一出门，乡人不认得我的，不用介绍，看我一眼都知道我是谁的小儿子，说我跟爸爸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踏实，因为曾经问过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说从长江边拣来的，看来是个假话。再大一点，问她我怎么生出来的，妈妈跟一众大婶，有的说是打个喷嚏打出来的，有的人说是从耳朵里冒出来的，最恶心的说是拉屎拉出来的，把我恶心得够呛。然而还好，我是爸爸的儿子，因为我们长得像，谁也骗不了我了。妈妈说不仅是长得像，连毛病都像，走路喜欢拖着鞋走路，好丢东西，做事邋遢，喜欢说不着边的话，一到家四处翻东西找吃的，像从饿牢里出来似的。

我想倘若爸爸读了书，写作该是不错。我乡昔日一下雨，泥路坑洼，人车难行。乡人筹钱修了一条穿乡而过的水泥路。水泥路到我家门口，正好是个拐角。电话中，爸爸好兴奋地告诉我修路的事情，说天天车子来往多多，马上要装个红绿灯了。我一下子有些发蒙，一个小村子里面，装个哪门子的红绿灯？爸爸的想象力真丰富。在山里种地的时候，乡人来访，爸爸就与他相互吹牛，乡人说

自己菜园的黄瓜大得像瓠子，爸爸就道自家山墙头后的南瓜大得像东风车的车轮，吹得我和妈妈都不好意思听下去了，而爸爸做得到脸不红心不跳。同时我也学会了听爸爸的话，要打个折。譬如他说在外打小工，一个月能挣个两三千块钱，我就知道是一千多，打个五六折不会错的。

然而好长一段时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爸爸。外界给我的爸爸形象是伟岸、稳重、沉着，遇到困难时该是一座不怕风雨的山。而我爸爸却不是的。小时候吃饭，妈妈炒了一盘土豆，我夹了一块没夹稳，一下子掉在了胸口，烫得我叫起来。爸爸就坐在我边上，他只是在哈哈笑，直到妈妈闻声赶来为我擦拭时，他还在笑。多少次，我总在回想这一幕，耿耿于怀。我在想：这是我爸爸啊！怎么看见自己儿子烫了也不上来管一下呢？或许他只是觉得儿子好玩，或许儿子太多事让他已经麻木了。妈妈近年来手上得了湿疹，皮肤坏得没有一块是好的。说起得病的原因来，那是因为生我的时候没有做好月子。生我的前两天，妈妈还在地里拣棉花，那时候正是采摘棉花的关键时期。生下我后，妈妈在床上躺了两天，爸爸走进来，说：“还躺着做什么？”于是，妈妈又下床跟着爸爸去地里了，棉花壳尖锐的角划在手上，给二十年后妈妈的手落下了病根子——说到底还是爸爸的错。

孩子或许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吃饭

的时候，一盘菠菜汤上来，他上来一筷子，然后盘里只有汤没有菜了；吃苹果的时候，挑着好看个大的就吃，也不会想着让着孩子或他人——爸爸真是个孩子。

是孩子，也是个任性的孩子。跟爸爸去亲戚家拜年，表姐专门冲了奶茶给我们喝。我喝罢一口吓一跳，突然想起奶茶是甜的，而爸爸有糖尿病，是不能喝的。等到去阻止的时候，他早已呼呼喝到了底，我只能徒呼奈何了。他刚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那会儿，又碰到中风住进了医院，我在医院陪在床边，他总在问：“我会不会死啊？”我说：“瞎说，我爷爷都活到了八十多岁，你起码也要活到孙子结婚吧。”他笑着摇头。从医院回来，以前起码两大碗的饭量现在锐减成半碗，每天坐在屋前晒太阳也是毫无精神，妈妈从他面前走过，见他颓唐的样子，说：“你死不了的，也不能死，你小儿子还在读书啊！”他也不说什么，整个表情是木木的。一日，他从村里的诊所挂完水回来，走到家门口，赶来探望的大姑刚叫了声弟弟，爸爸笑了一下，突然嘴角一垮，眼泪扑簌簌落下，好像受了好大辛苦的孩子碰到了久违的母亲一般。

患了糖尿病，是要禁嘴的。可是渐渐地妈妈会发现桌子上的可乐一夜之间被喝光了，买给小侄子的苹果、橘子也莫名被吃完，满罐子的白糖也逐日减少，追查过去，都是爸爸做的。一次，我走进房间，见爸爸正在削梨子吃，我冲上去夺下来，喝道：“爷，这是

甜的，不能吃！”爸爸要从我手上抢，我吃惊地望着他，一边躲一边叫：“你怎么能吃甜的！”爸爸一连说没事没事，我莫名的眼泪涌上来——他破罐子破摔了。开始，像打游击似的，他只是背着我们偷偷吃，后来直接不管不顾阻拦劝告，当着我们的面吃。妈妈总是说：“你想多活几年，就好好的，好不好？”此时，爸爸已经吃完一个橘子，开始剥下一个了。

妈妈常说：“人家过年都胖了，只有你爷反倒是瘦了。”没有一个人见了爸爸不说他脸色差的。脸说是瘦，不如说是枯，颧骨高耸，眼睛深凹，嘴唇苍白。整个过年在家，爸爸就像是个客人一样，一天到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回来不管饭菜冷热，埋头就吃，吃完就走。也不知到哪个地方去打牌，甚至一晚上都不回来，零度以下的天气也通宵玩。第二天，他就咳嗽，嗓子嘶哑，妈妈冷冷地看着他，说：“你这样是干吗？人家正常人像你这样玩都受不了，更何况你还是个病人？”爸爸不说话，如果说，那也是：“反正我是个快要死的人，不要管我。”

他现在睡在我的身边，连呼噜也没有了，静悄悄地一动也不动。他把脸埋在被子里，只露出头顶，头发染了又染，终究还是花白，触目地浮在我的眼前。我想起小时候，爸爸出外种地，隔了好久才回家，见了我，粗鲁而温暖地搂着我，吻我，粗硬的胡须扎我

的脸；有一天赌气，一个人晚上跑出门，躲在巷子里，只听见爸爸一声声地喊着我名字，在荒漠的黑暗中，这声音让我好踏实——我是个有人在乎的孩子。而今，我在外多年，每次电话回去，少有爸爸来接，妈妈说他在棉花厂打小工，即便碰巧接了，也只是寒暄几句——身体怎样？还好。庄稼怎样？还行。然而，我却时常想起，在病床上，他屡次问我：“我会死吗？”——是的，会死，而且会很快死去，所以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去玩，哪怕是一天劳累，也可以在玩中暂时忘却死亡的惴惴威胁。可是，可是爸爸怎么能死呢？他怎么能在我二十多年来的让我爱让我怨让我想让我烦的生活中消失呢？他怎么能撇下我在深夜的小巷子里独自面对漠漠的黑暗呢？他睡熟了，偶尔还是忍不住咳嗽几声。他知道儿子在看他吗？他知道儿子回忆起自己四岁的时候被他从床上抱起那灿烂的微笑吗——爸爸？

十年太短

爷爷去世后的第三天，久病在床的三爷爷又一次昏死过去。刚忙完爷爷的丧事，我们又聚集在老屋里，给没了任何生命征兆的三爷爷穿好寿衣，姑姑也开腔哭得嘶哑起来。一个时辰过去，还在给三爷爷擦拭身体的婶婶突然听到哼的一声，三爷爷又睁开了双眼——他又活过来了！三爷爷缓过气来，说自己迷迷糊糊走在路上，突然看到老大（我爷爷）站在他面前，生气地对他吼道：“么人叫你过来的，给我滚回去！”说完，老大举起拐杖打过来，三爷爷一吓就醒了过来。大家听了哄地一笑，都说是老大在阴间救了老三一命。

爷爷去世后的第七天，三爷爷去世。在死生界限泯灭的时空，爷爷还活着，他一次次驱逐欲随他而去的三弟回到尘世间，而我们

再也不曾见他一面，哪怕是在梦中。我重回老屋，爷爷住的地方仿佛被时光之虫蛀空的牙齿，空寂阴冷。堂屋未铺水泥，光滑如一个个和尚头的泥地上，处处有爷爷拐杖戳过的痕迹。去世前的一个月，他在昏迷中，我愣愣地坐在床边。爸爸说你快叫他啊，我乖乖地叫了几声。爷爷的肉全给时间吃尽了，我能看到爷爷头骨的大致轮廓。他睁开眼睛，眼珠灰白混沌。他终于醒了，见是我，筋脉盘错凸显的手往桌子上指，我随着他的手望去，桌上放了亲戚探望时带来的蜂蜜。站在门口的二婶酸酸地说：“你看看，还是疼你这个孙子，我家的几个来他都不给！”

爷爷生的子女，能扛过飞机轰炸、瘟疫、饥荒活下来的唯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有了六个孙子、四个孙女。孙子辈中能主动叫他爷爷的，只有我一人。的确，这不是一个可爱的爷爷。他从来不会给孙子孙女买好吃的，也不会带我们去玩，更不会给我们钱。他的凶也是出了名的。妈妈曾说她刚嫁过来的时候，有一次刚进门，就看见爷爷拿着镰刀钩住奶奶的脖子，威胁奶奶立马告诉他藏钱的地方（奶奶早年因为日本飞机轰炸，一条腿被炸瘸，抱在手上的大伯被炸死，晚年眼睛得了白内障，几近于盲人）。爷爷见我妈妈进来，扔了镰刀就出了后门。九岁的时候，父母逃到长江对岸去种地，把我托给七十多岁的爷爷照顾。爷爷一大早把我赶起床，让我洗米做饭。我蹣跚着脚一边刷锅，一边听着爷爷在边上说父母的